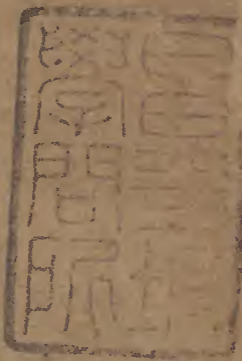


聖朝捷錄

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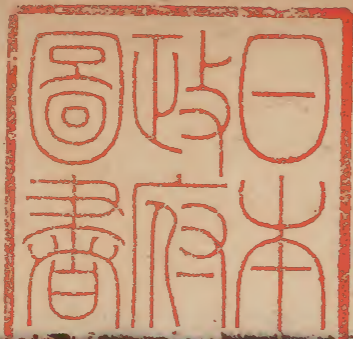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三	二	四
一	九	〇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三四
函	一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 _A
冊數	4 (4)
函號	290 138





宋朝

宋帝歌

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哲徽欽都汴京

南渡高孝傳光寧

理度恭端終帝昺

宋朝總論上

太祖

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真宗

咸平

景德

天禧

淺草文庫

大中 乾 仁宗 天 明 景 寶
禱符 興 聖 道 祐 元

康慶 皇 至 嘉 英宗 治
定曆 祐 和 祐 平

神宗 熙 元 哲宗 祐 紹 符
寧 豐 和 元 述 元

徽宗 建中 崇 夫 政 重 宣
靖國 寧 觀 和 和

欽宗 靖

太祖

音藝祖皇帝提壽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
戈鐵馬之餘
提鶴山集藝祖皇帝提壽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戈鐵馬之餘

中外忻戴
范文正書我太祖皇帝中外 大志果

遂
太后曰吾兒素有 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

網目受命而出因變而返
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 然香孩兒營兆其瑞

初太祖生於夾馬營異香經
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 面方耳大神其相

世宗見臣下面方耳大者殺
之太祖日侍旁而不之覺 紫雲黑龍顯其異

董遵晦謂太祖曰每見城上
紫雲如蓋又夢黑蛇化龍 日光摩盪著其祥

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有一
日黑光摩盪曰此天命也 則天命已有歸矣

建

文

下

一

李氏曰陳橋之變雖人心之效順實天命之有歸也。蓋天厭禍亂之極使

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祝。楊鐵崖集唐明宗願天蚤生聖人自

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不然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之

邪。王命論即位之始崇忠厚之治以子元元。心學曰宋

太祖崇忠厚之治。子育元元。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韓安陽集

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讀虞書而嗟堯舜深嘉法

網之疎。寶訓帝讀尚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止。從竄。何後代法網過為靡密也。幸

國學而贊孔顏肇啓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

宿儒處以翰苑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

至論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又曰。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而利權重器在天子

把握之中。李淇水策。天下兵柄不在藩鎮。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其他

服澣。音緩。濯之衣敦儉素也。碎七寶之器絕玩好

也。戒繡翠之飾念惜福也。命課農桑急民事也。

通鑑

大辟覆奏重民命也褒贈韓通初通死節旌忠義也

留意諸帥慎邊防也寶訓太祖留意諸帥令李漢超出關南馬仁瑀守瀛

州韓冷坤鎮常山賀惟中守易州何繼均守棣州以拒北虜裘帽之賜賜全賚等

恤將士也犯法有劔肅紀綱也推心置腹泯猜

忌也覆試貢士求真才也去白起像惡好殺也

千金購音構善崇道脈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灸

艾分痛親骨肉也洞開重門悟心學也遵母后

之教杜太后曰女萬歲後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太祖與趙普同記藏之金匱

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第帝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

天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劉元城曰太祖用命將

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吊民伐罪之心也遣

使賑貸于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故能北

克李筠取澤東克董進淮南西克孟昶平南

克李煜取唐江南取劉鋹於南漢耶錢俶於吳越教

通鑑

若决江河聲若走風霰音。李淇水策太祖皇

若走風霰音而榻邊無鼾音睡之人帝伐唐曰天

不讓者則威賓服者則懷山堂考

而百姓有息肩之地索藝祖

而百姓有息肩之地山高水清

而百姓有息肩之地山高水清

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

唐艾軒集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

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

之治歐文正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跨漢越

之教杜太后曰女萬歲後傳光義光義傳光美

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弟帝言晉王龍行虎

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弟步他日必為太平

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弟命將

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吊民伐罪之心也遣

使賑貸于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故能北

克李筠取澤東克重進取淮南西克孟昶平南

克李煜取唐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吳越執

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吳越執

若决江河聲若走風霰音而榻邊無鼾音睡之人李淇水策太祖皇帝將明卒鏡執如

决江河聲若走風霰而榻邊無鼾音睡之人帝伐唐白天下一家臥榻

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不讓者則威賓服者則懷山堂考索藝祖

皇帝受天眷命用造我區而百姓有息肩之地

夏不讓者威賓服者懷而百姓有息肩之地

文際公集天命我太祖掃除僭偽俾山高水清

之治歐文正宗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跨漢越

唐艾軒集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而迹其所為亦無忝於

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而迹其所為亦無忝於

太平天子註見庶幾有道仁聖之主矣陳搏曰

顏秀異有天人表也惜其改號十二月改元更

名改名怒姪德昭貶弟呂祖儉曰改號

迹難欺怒姪貶弟開元皇后不為成服殯於佛

則據國之心立見開元皇后不為成服舍不為

成則太宗顯渝盟之愆而趙普開光義之將壬

子之夕燭斧之疑奚解於人之附會也初太祖召晉王

子之夕燭斧之疑奚解於人之附會也初太祖召晉王

宗真

屬後事遙見燭影下晉王有謙遜之。元楊鐵
 狀上引桂斧戮黜地大聲曰好為之。崖史義
 拾遺開寶元年夜漏下四鼓晉王光義引桂斧
 弑兄於大寢殿明日太史書曰宋趙普弑其君
 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入侍禁闈帝崩
 普罔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開光義之
 將者若也。上之繼恩鎖閣。呂端鎖
 弑也非若而誰。繼恩爰立真宗承
 藝祖太宗重規疊矩之治。王師愈曰藝祖太宗
 真宗聖聖相承重規
 求直言蠲逋負釋繫囚頒九經汰音泰冗吏容
 納狂妄德大如天。百姓爭財以狀投匭有比上
德為桀紂者上止令宮中錄

所祈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宋史筆斷是
 曰未有如真宗容納狂妄德大如天者也。

為繼世之賢君。胡氏曰景德以前景德之初契

丹入寇澶淵蛇踪豕跡旁午關河狼毒羣腥

薰蒸樓櫓音蠅邊書一夕五至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漢文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

幸寇相公掣音徹異論之肘歐陽起獨立赤幟

親扶日轂至論澶淵之役萊公獨立赤幟吃然山立飲

酒斝睡後山叢談澶淵之役上使人候準曰相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斝睡矣。

尺箠笞之寇公碑節彼萊公尺箠笞之。鼓鼙動地三春掀蟄

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雪事文類聚六師

用命名臣奏議澶淵之役寇準決命。人百其勇章

秦澶淵之役黃繼登碑人百其勇。胡離禡魄截江網鑿輿夙不

敢窺邊者三十有九年言行錄真宗親征自是不敢窺邊者三十有九

年銷鋒灌燧曾南豐疏至于景德契丹始講和好天下銷鋒灌燧。魚雞鳴犬吠之

警真枕于京南豐集惟我真宗乘時治平蔡弓束矢真枕于京。君臣不

以掛于口而慮于心陳宛丘文自北方罷兵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

者數十年矣自警編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卻

戒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噫使萊公之策盡行則將使子

輪不返古文類聚隻騎無還類聚可保百年無事矣欲準

邀稱臣因畫策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甘心歸幣

納幣而為城下之盟王欽若曰城下之盟春

之始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其

帝之豢冠貽敵與邊塵甫靖意逐時驕初學黔

卒之說興王捷言遇道人授以小而天書之事

起得來自於朱能崇信獨聞于帝言行錄孫奭

來惟自於朱能崇崇而西祀東封詩林廣記魏野

信獨聞于陛下東封今日了。好告成天地帝召魏野辭曰陛下

東相伴赤松遊告成天地告成天地。延聘林藪

獻天書于朝元殿則曰刻天書于寶符閣不曰

以方士王中正身為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

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帝

則曰大會釋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

道于天安殿矯誣上天胡氏曰祥符以後不以

欺天下後世孫奭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

而五鬼之徒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執手詔國策執

售姦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初帝賜王旦酒及

發封皆美珠也以左異端之袒八面所謂同浴不譏裸

程者也或問似同浴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士大夫爭奏符瑞崔立言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羣臣爭

奏野雕山鹿之祥孫奭言方今野雕山鹿並行奏簡欲得天下

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京師語曰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是以民造訛言訛言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天降變異其出北斗兩月並見大水日食之類美隨日落善

宗仁

因月稀李彪表而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

矣筆斷仁宗即位始焉恩出太后劉太后既焉政

出大臣宋綬言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

帝廢郭后道輔等曰大臣於帝猶子事父母奈何順父出母乎引其君蹈漢唐

弊法遵堯錄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且又

屢逐言事者以鉗天下之口諛孔道輔等余靖言陛下屢逐言事

者恐鉗天下之口致天下齟齬古文柔舌不敢

申一象者將二年

葉清臣言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齟舌不敢議朝

政者將二年。

蔡襄四賢

范仲淹余靖歐陽修尹洙

一不肖

高若之

詩要非盛世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

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宮人因

大旱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卻草木之異

茹孝標獻芝草

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

念民瘼而出通天之

犀

出犀角和藥以療民

精心密禱以應天變

天久不雨帝曰朕欲下詔

罪已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晝夜精心密禱為佳耳

寬卹民力

置寬卹民力司

以憫人窮中夜忍一羊之費

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取索曰恐遂

為例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

刑慎兵革之用笑言成恩鼓元氣以雷域中咳

音唾

音為澤

屏山集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為澤

騰百川而雨天下

待問會元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

其仰

畏天俯畏人之意

王安石疏仁宗之在位也仰畏天俯畏人

昭然有

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

宋文慶曆中天子急

於求治擢用元老

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石介慶曆小聖德詩

范老子主邊事

范仲淹知延州敵人曰小

鐵面

御史專彈劾

以趙抃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目為鐵面御史

黑王相

公在樞密

使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

閻羅包老

任要府

包拯峭直剛毅京師語曰

天下異人宰

端揆

遼使見路公擲參立

富鄭公

善北使

之職

卻獻納二字

韓魏公

琦

寒西賊之膽

以韓琦范仲淹為

西使邊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

歐文忠

變時文之怪

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體

狄武襄

成

廣南之功

破農智高

濟濟然智者出謀材者獻

歐文正宗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智者出謀

力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

呂氏曰仁祖四十年

滲四垠

音

而不可形王珪仁宗諡智括萬慮而不可

形是以遼人請盟夏人

太宗時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李繼遷叛走出

祖像示戎人從者日衆釀成西夏之禍。後賜李繼捧趙保忠繼遷降賜名趙保吉子德明嗣

德明子元昊契丹冊爲夏國王納款中國奠安有倚太山坐平

原之執雪窻集仁祖之時中國奠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執以遼人之強大而請盟以

夏人之倔文恬武嬉舞蹈太平葉水心集仁宗之初契丹守和

約者三十八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富與地侔尊與天並宋文陛下席三

聖之烈撫萬世之圖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富與地侔尊與天並

蘇文忠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故其棄君去臣之日天下咸路

祭巷哭風號雨血仁宗哀冊。南豐集仁宗皇帝棄路祭巷哭人

人感動欷歔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三代以來一

人而已註見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於衆

人之中升爲天子司馬光曰先帝擢陛下皇太

后權同聽政羣小生疑簾窺壁聽論簧舌寒聰

待問。左右共兩宮成隙賴韓琦呂誨諸公調

會元。爲讒間

英宗

護母子如初左傳遂為初撤簾之後政自己出以

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曾公亮表英宗以上行優

禮大臣愛民好儒史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

裁決皆出羣臣意表史臣贊手不指揮口不煩言

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南豐疏英宗皇帝無所言議施

雖蚤世登遐文苑英華天不足

私良主神宗惟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遠

神宗

姦以奮大有為之志史稱勵精求治惟勤將以大有為也

哉之歌可坐而聞者曹子建集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

若之何其以不曉事之王安石也司馬光曰安石但不曉事

越次入對又執拗耳而使新叅得志乎蓋

嘗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安石求去

而安石以孟子自待帝曰自古君臣如

顧謂君不堯舜治不三代不止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

也程史荆公相熙寧自以為遭遇顧乃虛名實

行強辯堅志劉元城以八字斷王介甫之以王

敦之相邵氏錄李承之曰知鄞縣王安石服

兼李林甫之惡唐炯詆安石懷少正卯盧杞之

姦帝謂安石曰呂誨比卿祖桑弘羊之智大學

熙寧問宰相王安石又祖效王莽之法黃氏曰

桑弘羊故智立市易法行管夷吾商鞅之術陳襄

得以此斷夷當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

置司所議是管人言不畏元城語錄安石云

夷吾商鞅之術變不足懼則宗不足喜同惡

法入言不足畏變亂舊制朱晦菴奏劄熙寧以

異待問會元王安石喜不近人情蘇老泉辯姦

近人情者鮮范鎮諸人以新法罷呂誨歐陽修

不為大姦而老成人不惜矣楊繪言老成宋敏求諸人

以新法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敏求蘇頌李大

程顥諸人以新法罷而臺諫為之一空矣臨謂熙寧三舍

人

顯李常張戩王子韶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絕

數日之間臺諫一空。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如晨

星。聞見錄荆公謂姪防曰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如晨

星。落如晨星。則知其君子之落。而其所用者笑罵

之鄧綰。綰曰笑罵從他笑。傳法之沙門護法之

善神。人謂韓絳為傳法沙門。廝僕之王珪鷹犬

之商英家奴之薛向陳繹爪牙之張璪李定

唐相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

鷹犬相與手畫口說密贊其決陸象山集新法

力爭繼之以去小猿攀狐媚斷區處奉行

寧元豐之間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

司日夜手畫口說區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

望奉行致天下嗷嗷詩林廣記上王安石詩者

于外。致天下嗷嗷日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

相公。若蜩蟬音調之啾唧張九成書農者嘆於畎

畝商者嘆於道路韓琦而窮民瑣尾詩經瑣彫

劫劫讀為愧唐書之狀僅達於鄭俠流民之圖

多用周劫勞劫

俠上涼 帝方目安石為今之古人帝謂縮曰安石今之古人

惠卿賢。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而不察其誤蒼生誨呂

言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子惠卿為顏子亂天下太居曰安石亂天下奈何茅靡人心而

鑿人耳目者遵堯錄安石之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創為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

茅靡其心而擊其耳目固臨川之鼯鼠也劉氏曰王安石以臨川鼯

且又攻擾交趾沈起受旨於安石一禱鼠壞宋

怨西夏命宦者李憲等五路討夏禍天下於兵戈路史是欲禍天下於

者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而割七百里地以畀

遼遼議疆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俾甲

兵鈿敝語國窮困生民欲相拯濟交趾藉為口實

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吁至是而安

石執拗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悔之奚及安石退居

金陵嘗書福建子三字於中山蓋為呂惠卿所誤也吾以是知呂惠卿等

誤安石安石誤帝劉摯言聖上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此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姦，獨任則

成亂。漢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孰謂壞亂天下者而又非帝

邪。初帝怒岐王曰：是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堯

舜。高后臨朝人。初堯舜。簾帷蒞政。百段錦元祐之苟利

社稷，無愛髮膚。宣仁有言：苟有利於社稷，初無愛於髮膚。乃破歃血

之凶盟。宋史筆斷：破歃血之凶盟，誅根連之黨類。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秦少游集而呂公著、司馬光諸人顛頭

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至論同管喉脣，商史盡行仁

宗之政。遼主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所黜者皆姦黨。章惇、蔡確等

所草者皆蠹政。司馬光當國，盡草熙豐新法。天下咸謂快活條貫。所建

者皆良法。置訴理所。置廣惠倉。舉經明行

學。雖以斗筭穿窬之呂惠卿。蘇軾制詞：惠卿以

智。亦知不容於時，而懇求閒左。惠卿見正人彙

懇求。古疏退小。百姓見活。民謂司馬光曰：公

散地。人於閒左。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我百姓。如出重泉見白日披氛音霧觀青天李文饒集

如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觀青天。可謂有大功於宗社有大

德於生靈矣。范祖禹言先后有大功於生靈。惜也衆賢

不察而有洛黨。程頤為首朱川黨蘇軾為首呂

朔黨。劉摯等為首之名操戈入室。至論操戈入室。自相誹詆

朔黨川黨之名於各立門戶。元城了翁惟願士

願士夫有。噫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辟之

居室者姦鄰悍僕潛機伺隙乃不為禦務音武侮也

之計而自為鬪墻之爭。待問是招之侮也是時

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至論而公著大防

等又不監陳竇五王之禍。常安民移公著書欲

為調停以靖小人焉。在位大防純仁欲用其

黨以平舊怨。玉石同區。至論調停涇渭同波

謂之調停。玉石同區。涇渭同波。而不顧豈知斷蛇不死刺虎不斃

古表涇渭同。波薰蕕同器。

論古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

番人太后謂大防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蚤退令官家別用一番

以尋舊軼羣言交擊寓惠鱸懶如故待問君

子方欲以元祐哲宗高后為嘉祐仁宗而不知

經聖哲宗親又轉而為熙寧矣神宗安石用

躬政以後小善無一春秋繁露小善無一而大

學小惇大蔡小蔡之徒宋史筆斷于時大惇小惇大蔡小蔡未盡誅殂

箠音播頓關紐戲弄樞機文引用多些警讐音紫

管子書警讐之人勿與任大毀警賢者之謂警推警不肖之謂警之人而望風

希進者又皆拍肩執袂學晝舞夜號山集變白

為黑包孝甲唱乙和至論紹述一競為紹述潤

甫首陳紹述楊畏以對策主熙寧輕變九年已

行之法蘇轍諫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擢任累

去矣大事四凶朋比報復仇怨黃履蔡確章惇邢恕

元祐正人無得免者鼓為烈焰漲為洪流葉水心集宣和之末士大夫爭

法之新舊辯黨之邪正鼓為烈焰漲為洪流而已使朽骨啣冤於地下

子孫禁錮于炎荒龔夬其禍同於漢末之黨錮

唐末之清流呂氏曰章下上誣宣仁下誅諸賢

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君子何辜罹此荼毒甚

至廢賢后孟后立妃幸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

仁高后林帝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是以火

入輿鬼而帝畧不辨身側之賊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

側帝之昏庸漢之元帝也十七史纂要宗之昏庸漢元帝之流也

不善之積雖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唐文猶懼不

堪况以不能為君之浪子端王嗣之乎章惇嘗言端王

浪子徽宗初立用賢龔夬陳灌去邪章惇天下

吐氣程史建中靖國初黨禍稍解天下吐氣自召用蔡京鄧洵武

獻愛莫助圖按圖左曰元豐助紹述者止溫益一人右曰元祐舉朝百執事咸在

徽宗

論者以縮為安石之犬洵武真犬子也。而重

貽天下之憂。孫龔曰蔡子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大為腹心之患。

陳瓘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吁腐薪不可以撻兵。渙泥不

可以膠物。子書小人而可以圖治哉。京固小人

之桀雉也。荀子書此小人之桀。惟也。不可不誅也。皇父卿士。詩則

媚皇父者來。尹氏太師。經則黨尹氏者進。是以

謀夫孔多。詩悉僉夫也。發言盈庭。詩皆莠。音言

也。醜言也。梁師成。李彥朱。勔。音王黼。童貫與蔡京

號為六賊。相與蟬聯。膺。音武仕。劉漢弼文集交結構扇

窺帝欲述父兄之志。帝曰朕欲上。述父兄之志。而因之

以竄其姦。呂氏春秋。竄猶容也。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

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陸賈新語故一惑於

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刻黨人。不能停輪止輟

以息餘喘矣。宋史筆斷。徽宗廢經國之大猷。棄三朝之端。使不能停輪止輟。以

息餘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搜巖剔數

叟音目以求木石聲焰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

矣勔以花石取媚聲焰薰灼東南部刺史一惑

於方士則魏漢津興事李良之說漢津自云居蜀師事唐仙

良人李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

階天神降詔百官作天神降臨示現記靈素據高壓講道經而

受冊為教主道君矣帝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卿等可冊朕為教

主道君一惑於侈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

繕造之汎興者衍義補途軼孔多窠曰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修飾繕造之泛

興不可勝記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

而豐屋華楹古文豐屋華楹奇構磊落門千戶萬古賦開音庭詭異門

千戶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

謂遼亦可圖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而李

良嗣來童貫以馬植嗣良來植請浮海通女真

圖遼圖燕之議始此

矣遣馬政浮海。女真後避遼興。一惑於悟。音

尅則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劓

膚椎髓劉漢弼割股啖腹貞觀政要捐百姓以

腹腹飽而民茹毒飲痛窮而無告矣大唐一惑

於微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

牽衣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酣

飲無節而壹醉日富矣詩經壹身為萬乘之主

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莊子南華經

之。主以苦一國之幾三十年胡宏書曰徽宗皇

者幾三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唐書有道之

無道之君。又曰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荀悅

聖主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帝之謂也故狐則升

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大雨七日水婦則生髭

茲音男則孕子也黑眚則見於禁中也而危證薦

臻壤形層出矣

集雪憲

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

則起於淮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

起於河北也而美兵潢

音黃池通鑑

天地為之分裂

矣

文山集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

百姓怨曩

音避怒也

而

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

後徽宗詔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宋將中微再受命之象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

受命之象近在目前且交強捍之女真壤兄弟之邊

捍

高麗王曰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女真虎狼耳不可交也

取景德誓書

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

致胡

堂萬言書

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

綱目

金人

來歸燕泳易檀順景蒞

而加爵進封深為得計也外通金

虜而內納張毅

音。金張毅以平

既納毅矣而

又函首於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詔殺毅函首以界金

何恠乎郭藥

師為前驅而金虜來犯順哉

李椿奏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不

遼人金起

逾年乃為金虜。前驅首來犯順。藩籬自開誘盜賊於堂奧之內。

關防不密納蜂蠆於懷袖之中。截江沙漠萬里。

陳亮鑒戒箴。二帝。自貽伊戚耳。欽宗身值式微。

北巡沙漠萬里。南朝無人女直以滿萬之眾。歐圭

詩經式微式微。微衰也。藉百勝之勢。宋史列傳

惟此金源起於海裔以。藉百勝之勢。宋史列傳

滿萬之眾橫行天下。藉百勝之勢。宋史列傳

勝之勢。虛。腥我天地。范文正書血我掠吾土毛。

喝驕矜。腥我天地。范文正書血我掠吾土毛。

洪水策擾吾赤。蠶食鯨吞。文訣鋒鏑霜瑩卒乘

子掠吾土毛。蠶食鯨吞。文訣鋒鏑霜瑩卒乘

張。大肆需索。金人索金五百萬兩銀五千

父歸燕雲之人割中山太原河間。僅惟李綱有。

之地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僅惟李綱有。

為國之謀而又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

李邦彥阿順趨諂。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

人自為浪子宰相。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

裳。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古賦遠供金虜虛喝驕。

矜。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古賦遠供金虜虛喝驕。

矜。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古賦遠供金虜虛喝驕。

策敵來而懼敵去而舞。柳文會去守一夕安寢。

策敵來而懼敵去而舞。柳文會去守一夕安寢。

策敵來而懼敵去而舞。柳文會去守一夕安寢。

策敵來而懼敵去而舞。柳文會去守一夕安寢。

策敵來而懼敵去而舞。柳文會去守一夕安寢。

而起視四境蘇文幹離不粘音手沒喝已揮戈犯我

闕矣金復分道入冠鋒鏑霜瑩註見上若決懸河而注燧

燼梁書卒乘鱗集言見如舉炎火以藝飛蓬藝文類聚

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較於未噬今

噬矣名臣奏議魏了翁疏方抽兵反戍名臣奏議獨坐窮山通鑑

所以為退敵之謀者不過曰六甲法六丁力士

北斗神兵天闕大將郭京能施六甲法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

稱天闕大將相與效兒戲而已今日割三鎮明日割

兩河後日上降表音匡怯也怯忍音燃涕音屈志買

和歐陽論屈志買和莫大之辱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貪

狼也其捷猱音饒猫也劉敞序非我族類胡傳非我族類其心

必陰狡叵音頗不測欲以結其歡而寢其侮其

可得乎古有之曰鼠忘壁壁不忘鼠金人不忘

宋矣越絕夫鼠忘壁壁不忘鼠越人不忘吳矣卒之衣冠黔首為肉

為血致堂萬言書陵廟荒地土宇四壁之外皆

非我有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時雍議赦呂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

而日射於晚霞徽宗詩日射晚霞金天文帝座

甚傾而青城一出帝復如青城吳草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

去南面之榮東獲為虜春秋繁露辱莫甚於去南面之榮而東獲為虜

由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矣張邦昌非君而臣

矣非宋而楚矣二帝九宮渡河北巡棘露沾衣

驚弦慘骨百段錦二帝北巡胡四顧潛涕一

悴顏江網繼塵拂面棘露沾為滄溟不滌之

恥致堂論遣使劄子摠覆載不夫皇皇鍾宋萬

里一姓朱韋齋集有宋之盛八葉重光真德秀

皇皇鍾宋萬里一姓垂二百年至有靖康欽宗原

其所自皆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歐陽珣曰朝

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帝至自金營哭

此誤至

子噫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王之中國

也古文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王之中國也。天祐帝王將以治中國也。天祐中國將

以居帝王也。天子則青衣國步則既隍伊洛淵源錄二帝蒙塵國

步既諸夏則陸沈止齋論靖康之禍京黼童貫

諸叔輩雖罪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晉史乘罪至十

族未足塞責

宋朝總論下

高宗南渡都臨安謂之南宋。兩宋十八帝三百二十年。

高宗建炎

孝宗德芳之後太祖六世孫傳三帝

隆興乾興

光宗紹熙

寧宗慶元

開禧嘉定

理宗德昭之後太祖十世孫傳五帝

紹定嘉熙

端宗景炎

度宗景定

宗咸淳

恭宗德祐

帝昀祥興

高宗

金虜崛起過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永嘉

皇朝

開運之酷劉屏山文集然舉族雖北轅而敷天同祖

康王嗣統畧曰雖舉族有北轅之譽而敷天同左袒之心英宗之曾孫神宗

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康王一人李忠定奏議英

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脫身危城之中

總師大河之外李忠定賀高宗即位表此殆天意也呂好問曰

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康王膺神器之歸皇太后手書已

后在此內此始天意有覆載不同之憤註見縱綿力

薄材書言未能鳴劔伊吾韻府羣玉鳴劔而

直抵黃龍府岳飛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而二帝在人掌

握尹和靖集父兄塵沙漠漠春蠻羶擁蔽夏西

風淒動秋朔雪衰丈冬。言行錄張九成策畧嘆馬角之

未生祭徽宗文嘆馬角之未生魂消而遊魂之

消久矣輟耕錄金泰和之議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帝語何鑄朕北望獨不思蓼目水足抱冰

庭闈無淚可揮

握火

會稽三賊

以急救父母乎

上皇言便可即真潛

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

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

朝進一言以告和莫進一說以乞盟

宗澤言姦邪之臣朝

進一言以告和莫進一說以乞盟

而抑心折節意凄情悲

文鑑

認

然惟冀犬羊之見哀

帝致書于粘沒喝曰今以守則

無人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敵已

廟堂禦侮蓋無

策者也

策張膽論事喜極庭謀畧之有人

幸

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宗澤全

城以待車駕肩背雖失

大事記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

克復

有基而汪黃二姦肆浮雲以蔽日月

陸賈新語邪臣之蔽

賢猶浮雲之蔽

竟致苗劉二豎圖不軌以易天綱

郭翰日月也中興本末苗傅劉正彥圖不軌乞隆祐太后孟哲宗聽政請上為太上皇

賴張韓諸

臣勤王之師而奏功洗日

至論勤王之師一洗日之功立奏

龍反正

程史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六龍反正

不辜金虜哨騎飄

忽

劉漢

塗戮生靈

胡銓疏自維揚之變太上皇浮海生靈塗戮大內飛羅綺

之瓜九衢麟公卿之骨

羣盜所在逢起帝足馬南渡

萬言書虜

騎乘虛直擣行在足馬南渡痕狽不堪

東極海嶠

葉水心集牽連奔走東極海嶠

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

以翟興等為鎮撫使分地與之

以紆旦

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荆襄不都建康不都淮

陽而作廟于臨安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

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

豫叛降金金立為帝中原

盡屬

輿地之圖不登職方之籍者三分而有其

二

呂祖

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

胡銓封事安能處小

朝廷求

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况棄天下乎

論春

秋書鄭棄其師况棄人乎

是時諸將方思投袂以先國急

書齊

而秦檜北還反一意撻辣郎君

鶴林玉露洪忠宣自虜回謂檜

日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

為金人姦細

翟汝文目檜為金人姦細

帝又

喜得一佳士

帝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

也。而仰首於人聽和與不和之命。晦菴文集金湯恐

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胡炳文啓以中虜之欲

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畏我邪愛我邪抑欵我邪

張闡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特欵我耳。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唇

腐齒落。漢文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蘇秦書而況次師

平江北虜數十萬即震怖不敢南下。帝自將禦金次于平

江金人自淮引還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綱

集親臨大敵使北軍數十萬震怖不敢南下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金以和

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朱子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

而舉國又斂兵以待和。趙子砥曰金人講和以用兵我

岳飛世忠克復之疏以水投石。古文其言也如

以待和。以規投矩。南豐集碑之投規不合皆不見

報而甘受其詔諭之名甘忍其江南之號。金以張通

古為江南詔諭使甘屈夫稱臣之辱僅得許和之約僅

得河南之境

赦文上旁開悔過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

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

而即為之寢兵戰

諸將班師

又為之貢

歲幣銀絹二十

又為之備藩方

帝上金人表既蒙恩造許備藩

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

又為之害忠勇

殺岳

俾十年之力

飛曰十年之

廢于三字獄

檜誣害飛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而二帝之

駕終於五國城

徽欽皆崩於金五國城

哀纏率土寃薄層

空

欽廟疏

於乎夫

音扶

差

音車

而

改也

忘越王之殺而

父邪

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邪

檜不思東都抗節

存趙時

王庶謂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

而小智子義

尹和靖集與秦檜書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

賣國圖身

呂中曰秦檜賣國圖身

天不祚宋國有猛狗

晏子春秋國有猛狗用事者也

故曰姦臣

在朝國之殘也

十七史世家姦臣在朝國之殘也

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元宋欲棄亦去有書

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蓋少保與賊檜執

不兩立者也

岳少保論飛與檜執不兩立

檜方謂天下太平

年蔣弼言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而陰險深阻

通陵轢的音縉

紳孫夢觀集依憑城吐潛作威福陵轢縉紳敢敵公論

竊富貴之執利凶

類竊奇奪造化之錘爐

程史私竊富貴之勢利仰奪造化之錘爐惡

同檜杙

宋史斷姦臣之惡莫甚於秦檜同於檜杙凶實類於竊奇

鯀以父

檜子

孫當國

檜乃檜妻兄王喚之子

腓大於股

韓非子曰

腓大於股難以趨走

帝遵虜約首相毋易

中興本末檜自虜歸力主和議

虜使通好有毋易首相之約

十九載輔國專政而二百年之

貽謀掃地盡矣

任元受啓論秦檜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

地盡矣之貽謀掃

不幸天網疎漏腰領誤全

杜氏通典生也

失朱雲之請劔死也無林甫之斲棺

程史論檜上愧漢臣

既乏朱雲之請劔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

不亦失刑之甚乎和議

之說方行而虜情百狀朝玉帛而莫干戈口道

和而心伺釁

網截江

逆亮遠去巢穴

山堂考索近者逆亮遠去

巢穴授首江上

據我江北鼓聲所震水波騰湧

葉水心集亮氏

志平區夏南臨江淮

欲立馬吳山

金亮寫臨安吳山圖已之

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于上曰萬里車書蓋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

吳山第一峰

以看花洛陽

初亮曰我將看花洛陽

幸儒生功成

於采石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劉錡曰朝郎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出一儒生

主被弒於瓜州

按年錄亮在瓜州諸酋謀曰進有淹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

何一酋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則生矣遂弒之

而我江左彼苻秦

網亮

之再渝盟也采石之役則我江左而彼苻秦矣

使非天假手其徒

王梅溪文

逆亮之死天假手其徒以誅之

帝威感靡所騁矣

詩經我瞻四方威感靡所

吁少康一旅之衆不失舊物光武數千之卒

漢以再興

李綱封事

高宗有江南之范增

山樵雜錄金劉綽曰

江南忠臣善用兵者無如岳飛所謂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於飛者江南之范增乎

有中

興之名將

韓世忠劉錡等

使能以志勝氣以力勝口

心水

集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以曲直為老壯

進討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

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雖

宗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

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

飛有廣德鄆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

江中大儀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

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

順昌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吳璘有扶風之捷。劉錡有

與虎其勇。熊其威。出死力以捍社稷。而因循

荏苒。日失歲亡。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忘家

謂方畧如霍驃姚。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者也。

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者也。

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者也。

捷錄大成

厚三

宗孝

向非付托無憾

傳位太子。帝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

社稷得人

岳飛

見太子喜曰：社稷得人矣。

帝如宋祚何？孝宗以太祖之後紹

高宗之胤

初上虞丞婁寅亮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

蛇豕未救於

疆陲

宋詔熊羆又王家昔何多於英。陳蛇豕食上國，今未救於疆陲。

而與復矢

心於藩邸，及即位恥屈辱之，往謬懲玩寇之昨

非

名臣奏議宣布十年養寇之非。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

賴魏公忠肝義

膽

與大事記張浚。平生忠肝義膽。

倚如長城

帝曰：朕倚魏公如長城。

而

曰朝廷所恃惟公

帝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

擢辛次膺

而顯渡江之直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致邊

報克捷中外鼓舞

帝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雖

李邵符離之潰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庭

木馬以便騎射。

躬携漆杖陰習勞苦

鶴林玉露壽王在宮中常携一漆杖嘗遊後苑命黃

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鐵精也。

即夫堅忍

之心

程史：帝曰：天下事要在堅忍，後廷策多士一卷子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

可無堅忍之心。宜可以唾手燕雲。初岳飛疏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

心天地尚今而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矣。音支。

大儒大奏議。欲報雪仇。恥則未能。然方欲用浚

而湯思退史之姦叅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說感

之詔議和豈知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力有餘

雖和必戰名臣奏議。虞允文疏。數十年之間。凡四與我盟。而率自叛之。而謂和猶可。

時耶。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舉朝皆婦人。胡銓諫和議詩云。毋

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固不足以議此而浮謗如川

劉夢得曰。浮謗如川。聚蠱古牧成雷中山靖王傳。衆怒如雷。

浚終罷位湯思退諫。尹楊甲之策不悅而四十

五年所爭者止受書之儀。朱晦菴謂四十五年所爭者。止受書之儀。

則恢復之所以不成者緣帝以談兵草為諱論

兵草為迂。甲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

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草為諱。始其及兵論兵草為迂也。帝不悅置之第五。而又不可

專咎夫食肉者之鄙矣

王梅溪集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

和荆襄上游兵力單薄吳蜀要害

在我為要

故曰財賦匱乏

劉琪

陵寢隔腥膻而騰嬪

音孕

滿前

註見

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

復以說為

羅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

王淮陳賈之言入而

指道學為邪氣

陳賈請禁偽學。執政指道學為邪氣。

以倒吾道

之戈

論姦人在旁側目睥睨而欲倒吾道之戈矣。

雖雄心遠慮無

一日不在中原

齊東野語壽皇雄心遠慮無一日不在中原。

無一日

不行天下

帝曰朕心一日行天下兩遭。

而甘心草昧

宋史斷

心草昧。遠爾偷安。

不無千里畏人之過

胡炳文啓未嘗有十年之生聚

但聞以千里而畏人。

值金主賢明仁恕

號小

而易表為畫

改臣稱姪減幣定好正國之禮

史畧先是國書

帝去皇字書用君臣禮至是始稱上為臥鼓邊

亭威烽幽障

白帖

刁斗夜停旌旂畫卷

藝文類聚亦

彼此之幸耳然臨御二十七年之間起敬起孝

王才臣淳熙內禪頌壽皇起敬起孝用家人禮篤志慈闈袁說左壽皇

十一年篤志慈闈定省無闕凡施凡設歸美高廟壽皇聖事

視之懿二典所載不能及史浩奏陛下事親之

故得廟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者也光宗

制於將種之婦李氏悍而妬高宗嘗曰是婦將種而夫不夫嬖

於陳源楊舜卿之黨官而君不君不朝重華宮

光宗

寧宗

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汝以貴戚

之卿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後鄭湜草趙汝愚詞頃我家之多難賴頊

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太皇太后躬定

大策嘉王寧夤紹丕圖朱熹曰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夤紹丕圖

而中外晏然汝愚首貶內侍陳源等召大儒朱熹

增置講讀官黃裳陳傅良彭龜年天下之人顯顯觀望名

奏惜汝愚爲人既不能以厚賞酬韓侂音胄之

勞朱熹曰汝愚當以厚賞酬韓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不以爲慮而使得

以懷怨行計劉攽古弼字以挾怨興謀而權歸侂

胄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攽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謁侂胄曰趙相

欲專大功君恐不免嶺表之行侂胄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御筆批出是也遂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以內批罷秦熹矣以內批罷彭

年矣又以京鐘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矣侂

欲逐汝愚京鐘曰此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僞學

會鄉試取家狀必令籍僞學汝愚劉正周必大書以不是僞學五字王蘭爲首凡五十

九視君子若掌上之土瓦文古而進退由心大掾

國本遼史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填門排戶文柳

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面結笑言張九齡集面結笑言談生羽翼附韓氏

以求得美官呂祖泰請誅侂胄配欽州軍城府尹曰女病風喪心邪祖泰曰若今

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悠悠風塵靡媮俗清汾音

消歇濁滓橫流文文山有若許及之之由實屈萬言策

膝者及之諂事侂冑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不

之遂俯僂而入謂之有若趙師異音宅之犬吠雞

鳴者侂冑過山莊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

也 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自強稱侂冑

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松獻妾於侂冑

何與大諫同名曰欲有若蘇師旦之昵為腹心

者師旦為侂自斗食以上策國至宰執侍從臺諫

藩閫皆出自門廡未命而唯唯來使而諾諾非

子若飛蠖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燧譚天子孤

立於上僅守宗社而已矣圭齋集光寧之噫邊

鄙告寧則朝堂生故庸人擾事千孔百出不至

於極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信敵國外患人

主之繩約也羣史品藻敵國外既以內安為厭

常則必以外譽為快意於是中國有必伸之

理匹夫無不報之仇而下詔伐金

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

仲之理人心效順

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

兵

金羣臣勸先舉金主環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

而輕啓兵端

御筆批韓侂胄又任國柄輕啓兵端

搖蕩邊鄙

元文類宋人兵起無名搖蕩邊鄙

吁吁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恨塲

音沒齒不

能洒孰云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

之前

辛稼軒文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

不形於淳熙

孝宗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以故羽檄

尺書也存

其日奏

金人

無戰不衄

傷也。水心集

膚鈍鋒刃

文

血丹原野

豁

音格露

齒

音恣有

相望

月令掩

宋史室廬靡

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

丘密議和金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

軍前函首選太師以易

淮陝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

六韜謂擅

權作福者一旦執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之耀目疾速不能避矣

侂胄之伐金

者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秦

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侂。呂中作國史要畧謂

興之秦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彌不其然與然自侂胄之

罪而言斲棺斬骸張子慎書斲棺之慘未足償

自息兵之利而言姦宄音鬼漢書作姦軌已斃

之首何足惜王栴求函侂胄首以饋淮南樓鑰

惜命斲棺取首梟之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古賦

亦孔之醜矣詩值蒙古元太祖鐵木真世為蒙古

世祖始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

號曰元歲幣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難未歇也韓侂胄

雖誅史彌遠誅侂史彌遠益恣幸帝荒髦窺間

廢立帝崩彌遠矯詔立貴理宗因以得位不思

去身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

廢政陳垣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廢政

宗理

也 妃侍內嬖史惡外專真德秀非真小人也用

之而不誠魏了翁非偽君子也棄之而後已

大。曰真德秀乃真小。魏了翁乃偽君子。三凶居路

梁成大莫澤李知孝為彌遠鷹

犬人目。四木當途

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彌遠人謂四木。三大

犬同除

陳大方胡大昌與丁大。六君子遠竄

生陳直中黃籍林則祖會唯劉徽陳宗六。閻馬

人上書攻丁大全竄遠州號為六君子。閻馬

丁當國執將亡而不悟

閻如枯寵丁大全馬天

曠用事有無名子書八

字于門曰閻馬。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

閉而食之

包恢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是十步

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

白樂天策林又

何恠乎作事之乖方邪李福李全逞亂中土幸

趙葵諸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鄰之敵方熾

而金虜之運已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

許功成之後以忽守緒唇齒之喻

河南地來歸

金主曰蒙古

威國曰十以

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

遵徽宗覆轍元文類蔡

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

會兵蔡州火縱積

城之亡宋之邊將自撤藩籬

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

薪而命危破竹遺禽悉就於倖

燬燔端平歲金露布守緒方待盡於須臾尚哀

熾先登遂火縱積薪之下衣寶孰不以平胡誠

為大慶資治通鑑今年雪恥可酬先王也唐太宗詩

除兇報千古而愚於此重有感焉金之亡也金

主卒能先國而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春秋繁露較

之二帝受僂音窮於狼巢熊窟之中鑿戎箴二帝

窟同俯府首於昏德重昏之號者金以徽宗為昏

昏候不翅天淵故張天綱曰我金之亡比女二帝

何如因人成事通鑑獻俘行賞獻金俘於太能無

赧音喃而面赤而面赤然顏汗而心媿乎議抑斯不足責也

而愚又有感焉以遼而視女直則女直不可以

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與同心合謀

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執罪已詔數年之

間多難已甚屬仇金之侵滅而蒙古之與鄰迨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

矣臍可逾黃河一帶水以趨汴真德秀奏韃能越三關之阻以

攻燕豈不能逾黃河一帶水以趨汴此不待蚤智之士而後知也

南北之盟方定而宋先敗盟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兵

起汴蒙古使王檝來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至議

和不成以憂卒又遣使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

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蒙古使郝

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蒙古下詔曰前遣使于未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彼嘗以

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家傳

錄王者臨御四夷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及疏百姓

是以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喬行簡

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臣川蜀江陵襄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

漢之間無日不干戈無人不介胄文贈無歲不干戈無人不

介。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

之日也鶴山集比日以來韃靼迫邊聲方棘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

慟哭之。顧以瑣劣之賈似道獨當推轂可乎似

道未聞有橫草尺寸之功鶴山集舊臣宿將日替月零驕將驥夫久

縻廩祿未嘗有功。而陰乞蒙古之和陽獻諸路之

捷似道乞和蒙古匿和議稱臣是召敵也漸至

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

較分寸於繭絲斯民缺缺音。老子書其政察

民不聊生也。家愁戶怨李旰江集家愁是離民也君

人者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敵是備禦而召之

則何以經國國語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始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蔽於史彌遠終失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

朱宋史始終崇尚周程張朱義理之學罷黜王安石以成右文之

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至諸生有捲堂文

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然則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

度宗

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度宗端拱虛器荒於酒

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

排當陳宗禮曰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亦以大任委之於

師臣呼似道為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

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馬廷鸞對

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而似道

敢託伊周效尤操莽翁合言似道以如賢無比

不學無術之霍光佯欲避位以要君帝祀明堂

敢效尤於操莽顯祖請還宮似道乞罷政帝固留之不得胡貴嬪兄

輦玉以積賂匿敗諱亾以養寇帝曰襄陽之圍

似道曰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踞鬪蟋率笑

傲湖山居中以運天下似道請行邊陰誣臺臣

有大嬪言之似道誣以他事賜死

運天已而樊城失守襄陽繼叛襄陽圍五年江

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樊城陷襄陽降東南不可

守而天下之執十去八九汪立信遺書似道今

平章平章汪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軍國重事果

半間堂中所可了邪似道作半間堂與羣妾踞地鬪蟋率狎客戲之曰此

恭宗

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文天祥書日危月

削如火消膏傳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

汪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似道意圖天助出師蕪湖道似

開劉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出師方皇音仿怖愕心折骨驚游

集是何異驪鼯音精幼小鼠也之襲猛狗漢文驪鼯之襲狗孤豚之

咋暗虎至則靡耳螳臂之拒走輪虞初志螳臂之拒走輪耳欲獲麀

鹿而張兔置音哉物理論欲定天下而任小由

是游騎上下吞江吸海元赫經曰游騎到處平

夷伯顏詩馬首經從嶺鳥歸王師到處悉平江

淮諸軍望風披靡雖張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

兵勤王李芾音遣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已扼

其吭音而有之伯顏曰百年通如囊中探丸圍

中逐鹿無潛藏隱伏之地桑海遺錄序此其國

內而度僚叛官離次外而丸圍中逐鹿無復有

守令委印棄城太后詔垂盡之緒猶踐薄冰以

待白日文章正宗踐薄冰以抱羽毛以赴烈火

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韓詩外傳抱羽毛而

百箭之攢心古賦心攢百為權宜

之計而反執戮行人於獨松關以撩音之

怒焉伯顏曰汝國執戮虜兵東入二百州文天

容易迎降元主問曰汝而帝后三宮

與元俱北掖庭良人汚沙漠而王牒帝冑僕龍

厥角稽首

二百州

等

降

而

荒名臣奏議掖庭良人汚於沙漠玉牒帝胄僕於龍荒幸餘燼未寒二王

端宗

益王廣王在福張宜中等立益王天祥世傑壯心填

海苦膽憂天文山指南錄壯心欲填海苦膽為憂天而帝播越海

島惟魚鼈是見越絕帝崩度宗一子尚在陸秀夫

皇帝

立之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乃立衛王寄乾坤於水上文山集社

詩乾坤水上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文丞相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浮屍流血崖山詩

泮水亦渾文山詩誰雌誰雄頃刻而趙氏一塊

肉帝崩楊太后曰我忍死至此者為趙氏一塊肉耳下飽鮫魚歐陽文

陸秀夫負帝溺于廣州厓山悲夫宋歷三百二十年初夏貴

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始于汴迄于杭終于閩又終

于廣初陳搏嘗有一汴黃屋果在否文山集

屋今在否六飛知何處哉香山詩六飛杳靄知何處雖然浙海無

靈波濤不作輟耕錄元兵營浙江沙詩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

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天亦不欲復存趙祀矣張世傑曰天不

欲我復存趙祀則大取夫下于乙亥亦失于乙

亥太祖以乙亥歲失之非偶然也得天下于小兒

亦失於小兒其道固如此也元伯顏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

於元乎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

夷狄呂氏曰以至誠待夷狄未為不是而乃侮於遼肉於

金亡於元而受禍為最酷何哉議者曰聲容盛

而實德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圭齋集進意者其

然乎曰然

宋史表

捷(通)大成

百卅

於平日然

而實... 矣... 數... 所... 故... 人... 中... 文... 亦... 亦... 亦...

漢唐宋總論

夏商而後語有道之長而享曆綿永者莫過於
 周其後德蝕音食於衰季道徂於七國分而為三
 迭而為五呂窺嬴秦牛易馬晉與夫朝併暮析
 彼君此臣紛紛若歲餘之閏無容喙矣由周而
 後凝命之久者莫過於漢唐宋而要之制創法
 立代異世殊又不可不考也何也斷蛇奮旅秦

連

卷

下

百卅

苛歎矣漢高祖晉陽舉旂隋惡除矣唐高祖而攘位

於孤寡宋太祖曹馬之狐媚焉耳南陽舉事東都

烈矣漢光武靈武返旆舊物收矣唐肅宗而依栖於

臨安宋高宗晉元之江左焉耳單于來朝蠻夷率

服矣漢王會有圖胡越一家矣唐而俘肉於金

元宋懷愍之臣虜焉耳漢唐豈宋所敢仰窺哉

然觀家法所立之最善則彼雜霸漢雜夷唐之

治尚秕不成政也觀高宋英宗曹宋仁宗向宋神宗孟

宋哲宗之稱賢則彼呂氏漢武氏唐之禍鳴牝雞

也對語分羹漢高祖手刃同氣唐太宗何如遵母后

之教者之為厚宋太祖六經表章僅為美談漢武帝

文體三變文藝傳高祖太宗時氣益雄渾燕許擅其宗

大曆正元間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法度森嚴此其極也號稱復古

唐又何如文星聚丁卯以兆伊洛湖關之學者

為正脈哉宋故雖七制詳漢論迭承大綱允正漢

三宗唐太宗德宗宣宗繼美萬目以張唐而終不若致

治之正凡八條事親事長治內外如許將所謂

遠過漢唐者也宋嗟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治漢唐宋豈真不可為夏商周哉用非其人多

與祇同見其治之敝耳故漢以節義是矣而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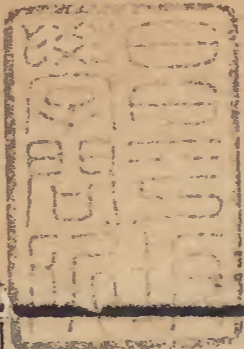
風成唐以紀綱是矣而威令不肅宋以忠厚廉

恥是矣而懦更音軟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

敝由此以興而亦由此以亾法則是而人則非

也君人者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四皇

不足五五帝不足六而古治復矣



捷錄太行天下傳誦吾楚予始讀其書遐
 想其人適宦遊四明幸友其人而親指示
 是書矣定庠門弟子請梓學宮都闔懷泉
 劉君應誥助俸以倡對泉袁君大恒龍衢
 姚君應煥咸贊成之遂親錄付梓句皆出
 羣書字必倣正韻則先生之用心獨工者

湖廣衡陽通家生文臺楊儒識



捷錄太行天下傳誦吾楚予始讀其書遐
 想其人適宦遊四明幸友其人而親指示
 是書矣定庠門弟子請梓學宮都闔懷泉
 劉君應誥助俸以倡對泉袁君大恒龍衢
 姚君應煥咸贊成之遂親錄付梓句皆出
 羣書字必倣正韻則先生之用心獨工者
 湖廣衡陽通家生文臺楊儒識

